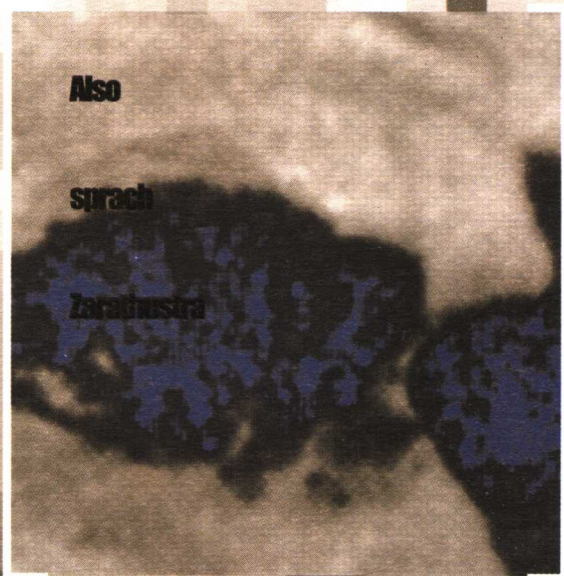


尼采文集



【德国】尼采 著

黄明嘉 译

# 查拉图斯特拉 如是说

◆ 漓江出版社

尼采文集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德国】尼采 著

黄明嘉 译

# 查拉图斯特拉 如是说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德)尼采(Nietzsche, F.W.)著;黄明嘉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  
(尼采文选)  
ISBN 978-7-5407-2501-3  
I.查… II.①尼…②黄… III.尼采.F.W. (1844~1900)—哲学  
IV.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40709号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

作 者 [德] 尼 采  
译 者 黄明嘉  
责任编辑 莫雅平  
美术编辑 石绍康  
责任校对 李浩清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安新南区356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3896171 010-85893190  
传 真 0773-3896172 010-85800274  
邮购热线 0773-3896171  
电子信箱 ljcbc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制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20.25  
插 页 6  
字 数 285千字  
版 次 2007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8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07-2501-3  
定 价 22.80元

---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代总序○

## 尼采，一位应该被超越的伟人

莫雅平

面对一座万仞高山，我们常常会有说不出多少话来的感觉。同样，面对德国近代哲学家、诗人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我们也有类似的感觉。这个尼采，他曾宣告：“上帝死了！”使西方世界大为震撼。这个尼采，他大讲“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真正理解他的却只是极少数人——他终其一生都与孤独为伴，像很多不幸的天才一样。曾深受尼采影响或对他极为推崇的，既有弗洛伊德、萨特、加缪、海德格尔、萧伯纳、梁启超、鲁迅等文化巨擘，也有希特勒等反面巨人——希特勒曾亲自拜谒过尼采之墓，并曾把《尼采全集》当作寿礼送给另一位大独裁者墨索里尼。

尼采学说的复杂性，尤其是二战时纳粹分子对其学说某些部分的肆意曲解和利用，一度使尼采几乎成了“恶魔”。然而，尘埃落定，今天我们终于逐步对尼采有了一个更公正的认识。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通过网上投票选举“千年十大思想家”，尼采的名字便赫然在榜，同时入选的还有马克思、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等。尼采无疑是一位伟人，一位值得我们带着批判精神去学习研究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伟人，一位有待也应该被后人超越的伟人。

尼采其人，首先值得我们研习的是他作为一个真正的思想者的永远具有人性光辉的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在精神寄生虫们依附于苏格拉底等古代大师的十九世纪，尼采却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学说表示异议，这当然是需要超群的勇气的。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西方世界，尼采发现基督教约束了人性，腐蚀了人心，因此他进行“价值重估”，不仅对基

督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斥之为“最要命、最蛊惑人心的谎言”，而且还发出惊天动地之语：“上帝死了！”无疑这需要更加非凡的勇气，因为这样做在中世纪意味着上火刑架，即使在相对更开明的十九世纪，也会为千夫所指！

如今的世界，各种理论风行，偶像崇拜已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必需，甚至连邪教都能一呼百应——现代社会的症结，就在于物质的发达已使很多人因智性活动的减少或因思想程式化而逐渐失去了个人的思考力、判断力，失去了个人的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今天，我们真应该听听尼采一百多年前是怎么说的：“神是一种假想，但我希望你们的假想别超过你们创造意志的范围。”单从对人类的精神奴性的批判来看，尼采就无愧于伟人的称号。

尼采的学说，精华与糟粕并存，他的“超人哲学”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权力意志”便是如此。尼采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他崇拜英雄，呼唤强有力的超人出世，认为普通人是粗制滥造的产品，主张由“高等人”统治世界。在个性受到压抑甚至被泯灭的时代，读尼采是极有意义的，因为他极大地张扬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假如社会的大多数人都能自立自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就会得到充分的发展。其实即使是在没有人性压迫的时代，读尼采也同样有意义，因为改良人口素质始终是人类进步所必需的。

尼采的“超人哲学”作为一种英雄主义学说，无疑有其颇为可取的一面。几乎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英雄，因为在知识、智慧和胆略起决定作用的特殊时空下，一个英雄或杰出人物常常胜过千军万马。但是，尼采的英雄主义又是极端的、褊狭的。因为与英雄生活在同一天空下的绝大多数人毕竟是普通人，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没有普通人的衬托，哪里还有“英雄”之说呢？如果英雄与普通人不共戴天，像尼采主张的那样要向庶民开战，天下必定大乱，英雄也难以继续当英雄。英雄人物善待普通人，这种仁慈即使是出于被迫，也是英雄得以长期自保所必需的。在有奴役的地方，谁都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由。不知尼采是否想到过这一点。尼采说：人应该生活在山顶。假如“超人”或“高等人”是人类之山的山峰，而山峰要摒弃它赖以耸入云天的山体，这不是很可笑吗？

“超人哲学”导致了尼采对贵族政治的极力推崇，这就决定了尼采的反民主倾向。这与历史大潮显然是悖逆的。尼采主张由“高等人”统治世界，

希望建立“一个以最严酷的自我训练为基础的庞大的新贵族社会，在那里有哲学思想的强权人物和有艺术才能的专制君主的意志要给千秋万代打下印记”。这作为一种个人信念和主张，本来也无妨。遗憾的是，它被希特勒等进行了别有用心心的利用（纳粹鼓吹日耳曼民族为最有资格统治世界的优等民族，其实尼采并不过分赞美德国和日耳曼民族），结果给世界造成了空前的灾难。这罪，当然不在尼采，因为尼采只是一个思想者。（只有黑暗专制的社会才把与众不同的思想者作为异端予以排斥和迫害。）

从尼采的“消灭千百万个粗制滥造者以塑造未来的人”的主张看，尼采是缺乏宽容精神的。这或许与他他对基督教的“博爱”与“同情”的教义颇为反感有关。他认为真诚、主动的博爱是不可能的，那不过是恐惧的结果、被动的产物：我害怕他人会伤害我，所以我使他确信我是爱他的。假使我坚强一些、大胆一些，我就会公然表示我对他当然的轻蔑。诚然，尼采此说并不是毫无道理，因为毫无条件的爱的确是难以想象的——即使只是为了获得内心的安慰而行善，其中也有利己的一面，更何况基督教许诺了那么大的一个天堂！然而，尼采主张消灭弱者和劣者，未免过于偏激，谁能在所有方面超过别的人呢？假如人与人的关系只能以敌意为基础，有几个人还愿活在这世界上呢？中国古代政治强人、诗人曹操有诗云：“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一种植根于孔孟“仁爱”理想的理想性情怀，尼采这位苦坐书斋的教授、诗人恐怕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尼采的学说具有浓厚的“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色彩。尼采是冷酷的。

尼采对爱与同情持否定态度，这最典型地体现在他对女人的态度上。他向来对女人颇多微词。他说：“男人应当训练来战斗，女人应当训练来供战士娱乐。其余一概是愚蠢。”他在作品中借老妪之口说：“你去女人那里吗？别忘了你的鞭子！”他是把女人当作劣者和弱者来鄙弃的。不知他对抚育他的母亲持何态度。在他眼中，女人不强也不美。他说：“有什么比赖凶猛而发出光辉的老虎更美的呢？”他崇尚的是强力的美。有意思的是，他视爱为恐惧的产物，以强悍为美，然而罗素却认为尼采对女人的态度折射出了他自身的某种虚弱——尼采终身未娶，有人怀疑他患有厌女症或恐女症。在现实的女人面前，尼采或多或少有弱的一面，尽管他在精神领域完全凌驾在她们之上。古希腊神庙有箴言曰：“认识你自己。”看来这句话对尼采也同样适

用。

尼采的著作里颇多惊世骇俗之语，因而恶之者斥之为“狂人”。设身处地想想，我们真的应该谅解他的偏激之处。他自幼身体多病，35岁时已不得不因病辞职，44岁时精神失常，此后大部分时间在精神病院度过，并且至死不愈。他是一个不幸的病人，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计较一个病人的偏激呢？相反，我们倒是完全应该对尼采表示充分的敬意。一个病人居然有那么强的生命力、那么可贵的独立人格和那么无畏的批判精神，居然能写出那么多富于独特见解的著作并对同时代及后世的人们产生振聋发聩的深远影响，这难道不是一个生命的奇迹吗？难道不值得我们肃然起敬吗？

尼采在哲学、美学、诗歌等众多领域都有独特建树。近一百年过去了，时间已证明尼采是一位伟人。同时，尼采本人和他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又决定了尼采是一位有待也应该被超越的伟人。尼采说：“人是一种应该被超越的东西。”同样，尼采也是应该被超越的，虽然造就一个尼采这种级别的横空出世的人物，光靠个人的努力显然不够，还需要时代的合作。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你们尊敬我，可你们尊敬的人某一天倒下了那又将如何呢？当心啊，别让一根雕像柱把你们压死！”假若有人能在某方面超越尼采，推崇强者的尼采如在地下有知，料想是会感到高兴的。

超越前辈伟人是历史对后人的要求，不然人类还有什么进步的希望？而超越的前提是认识，是批判性的扬弃，对尼采也是如此。彻底地探索 and 了解尼采的整个体系，无疑是有关学者的重任。但即使是彻底了解了尼采，也仍然是不够的。前不久有朋友极力推崇国内学界一名人，赞其率先向国人引进了国外多种热门理论。我问朋友那位仁兄是否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思想体系，因为那更令我感兴趣。朋友说：“你的要求太高了。”在如今的文化界，号称“学富五车”之士不少，而真正具有自己独特独立见解和思想开创性的人却太少了。要想在某种意义上超越尼采等前辈大师，我们多么需要真正的思想者，多么需要尼采向我们昭示的思想者的独立精神、批判精神和开创精神啊！这三种精神对我们来说，甚至比尼采的学说本身更为重要，因为它们意味着“自由”！

当然，对一般读者而言，读一两本尼采著作，能够对尼采的思想作有益于自己的人生的理解，也就够了。比如说，简单一点，认定尼采的“超人哲

学”就是说“人应该自强不息”，然后在人生旅程中实践它，这样也就没有白读尼采了。吸其精华，为我所用，何在乎是否不求甚解！有时候，读书而不求甚解，也是一种乐趣，甚至是一种境界。不是吗？

凌晨三点零五分完稿于桂林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译者前言

## 尼采最具轰动效应的扛鼎之作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黄明嘉

### 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影响

在尼采所有的著作中，《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最具轰动效应的扛鼎之作。特别是“超人”这个幻象自19世纪90年代起便使同代侪辈走火入魔，促使他们对查氏学说的多义性和矛盾性进行研究。那时有些人干坏事也借助查拉图斯特拉的荣名；那个年代的文学和音乐都为“超人”额手欢庆，认为“超人”体现的是权力和胜利的意志，属于此类作品有歌颂拿破仑的剧本《超人》（布莱普特劳，1897），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斯特劳斯，1896）；《胜利之死》（阿伦齐奥，1894）甚至讴歌超人不仅是生的楷模，而且也是死的表率，于是超人神话也走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前线士兵的战壕，阵亡者的遗物中常常就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希特勒和希姆勒之流以超人自况，更是荒谬至极；而托马斯·曼对超人的理解则与九十年代的前辈迥异。他梦见唐·吉珂德就是查拉图斯特拉，在这个唐·吉珂德式的悲剧思想家身上，体现了自我牺牲精神，勇于向敌人的真理发起攻击、不屈不挠的意志是他的唯一财富，也是他的合法性所在。

## 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结构

此书四卷写于 1882 年至 1885 年间，四卷完整地出版则是在 1891 年。四卷各分成若干章，每一章的标题提炼出本章“训导”的主题（比如“论爱邻人”“论……”等）。有些章再细分为用数字编号的小文段，大多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模仿梵文习用语“圣者如是说”）作为结语。每章的各段大多由三至四行或少于此数的文字组成。

每段都是独立的，与前后段落几乎没有认知和论证的逻辑关联。各文段只统一在同一主题中，主题即是标题所指称的。它们无不具有果断的评判特质，外表松散，但主题集中。

前两卷是查氏对听众谈话，第三卷常是自言自语，第四卷中，教导和自言自语让位于身居高位的代表人物和各种思想，查氏最终虽被这些人弄得十分失望，但仍旧期待那个“伟大的正午”。前两卷占主导地位，是具有训导意义的元素，而后两卷则越来越富于表现力和艺术特征，其中包括插入的抒情附件，比喻、滑稽模仿、嘲讽俯拾皆是，强调的是戏耍特征，尤其是第四卷宛如四壁镶嵌着镜子，活脱脱照见各色人物的丑脸。

尼采的整体思想极度矛盾，他的创作亦如是，首先表现在对查氏活动领域的描写，他从低处攀至顶峰，复又下到山谷，他辗转奔波于高原冰雪和灼热南方、海洋和山岭、沙漠和城镇之间，以两种地域风貌为主：东方的和古典的。东方地域中有沙漠，树荫和井泉；古典的为地中海中的各岛，充满对天堂美景的忆念。风景里的主导题材是太阳和海洋。太阳宣布启程，而海滨的船只在期待着漫游人并将其渡载到新的土地上。查氏的思想几乎都集中在过渡的意志上，常用桥、彩虹等具体形象来表现过渡的意志。

## 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超人和永恒轮回

超人是过渡的象征，是本书的中心主题和“教义”内涵。然而要具体描

绘出超人的特征则殊非易易。尼采对这个超人的设计与其说具有拉丁文 *supra* (超) 的特征, 还不如说具有拉丁文 *trans* (过渡) 的特征。正如查氏超越各种价值和真理一样, 他认为人也是应该被超越的, 抵达彼岸即意味着新的启程。超人不服务于某种理想, 不崇尚上帝, 不听凭独裁者和贪权者的权欲摆布, 他不禁欲, 也不淫荡, 不囿于任何现行的哲学、道德和政治教条, 总是超越占统治地位的各种理想和价值; 他不是最终达到什么目的或故步自封, 他只能催逼自己启程, 要求超越现今的人生状态。这种人生状态究为何样? 查氏在构思自己的目标时一贯拒绝别人阐释的单义性, 那么对那种人生状态的理解也就只能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他的讲话只在涉及摆脱什么而获得自由时才是确定的, 可理解的; 反之, 当涉及自由要达到什么时, 他的讲话就是不确定的, 空洞的。但通篇说的是亟需为拥有血肉之躯和生存意志的人寻找自由, 而且不是在彼岸寻找, 要在尘世寻找; 通篇都在为自我决定而欢呼, 但自我决定如何创造或如何达到, 则只能以同错误的形态和外部决定(理想、教士统治)划清界线来表达了。首先要有摆脱羁绊的自由, 然后才有创造的自由。

超人的界定是多义的, 在本书第三卷末尾引入“永恒轮回”这个中心思想后, 使超人概念更加扑朔迷离了。一方面, 查氏内心被超越自我和提升现时人的热情, 亦即求变(创造新的神话)的意志所统治, 另一方面, 一切变化又无可改变地永恒轮回。倘若不断轮回带来的总是相同的东西, 那么人怎能超越自我变为超人呢? 如此看来, 永恒轮回与重新启程是矛盾的。启程的乐观情绪让人期待的是别的东西, 而非同一个东西。倘若轮回也意味着渺小之辈的轮回, 那么这超人的概念是令人质疑的。

超人与永恒轮回相矛盾, 正如尼采全集里有关美学、艺术、道德、宗教、心理学, 有关艺术和哲学领域的代表人物的言论常常矛盾一样。查拉图斯特拉从未宣布过内容完全可以确定的学说, 而只是对占统治地位的、他认为错误的学说实施攻击, 指出其荒谬处及灾难性后果。他总是游移不定, 不断改变自己。

他在演讲中说: “我给你们说出三种变形: 精神怎样变为骆驼, 骆驼怎样变为狮子, 狮子怎样变为孩子。”在这个比喻中, 骆驼具有忍耐力, 承载着传统和保存传统, 它承认并维护传统的价值, 要把传统承传下去。它驮载

这个最沉重之物进入沙漠，正如查氏隐居起来对已有之事做个清算一样。他在隐居处犹如骆驼变成狮子，把“你应该”的社会伦理准则、把每个价值予以摧毁。狮子这时尚不能创造新的价值，却能够为新的创造创造出自由。斗争和破坏是中间阶段唯一的能力，但它通过否定已有之事为新的前景——即在第三阶段捉住孩子——奠定了基础。在孩子身上滋生一种更高而有益的纯真，使新生命具有游戏人生的态度。查氏本人一直置身在第二阶段，这头狮子用反命题，用反真理将每个命题和真理撕咬得粉碎，在真理中揭示谎言，在理性中窥出荒谬，在道德中看到野兽的欲望，在朋友里发现仇敌。查氏以颠倒和对抗为武器，同形形色色的理想主义作斗争，认为它们是骗人的神祇，教士、高贵者和智者等均属理想主义的中心人物。

尼采和查氏完全知道，创造自由需要新的神话，但这种神话与现代意识是不可能协调一致的。尼采思想的基本矛盾、现代本身的思想矛盾即在于此。尼采深受其苦，更兼他的认识敏锐而尖刻，故将这种痛苦弄得深切难忍，让同代和后世的人们因痛苦而呐喊，使之从思想的麻木和自我安全感中惊醒。

#### 四、《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风格

与查氏言论既动听又矛盾的内容一样，写作风格与手段亦如是。

路德翻译的《圣经》是本书的伟大典范。查氏宣告的新真理进入上帝启示的传统，它意欲具有《圣经》的有效性。它利用《圣经》的语言手段，并讽刺而滑稽地加以模仿，包括题材、短语、语法形式，乃至细小的提法。在内容上就与《新约全书》有许多共同点：查氏也是在三十岁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在山中布道，在湖畔讲学，收授门徒，其中有一位最受他的青睐。病者找他看病并被治愈。他的讲话满口《圣经》词汇和短语：“你们看呀”，“真的”；用远古时期的“also”代替“so”；“aber”后置；使用“弟兄们”或“兄弟”这个称谓；第二格的使用也是圣经式；陈述部分的开头仿照《新约全书》句型：“正当彼时，查拉图斯特拉遭受……”还使用《圣经》的引文比喻、格言，或讥讽地加以模仿，从此对陈词滥调反戈一击（比

如：“正如我们不会像母牛那样回头一样，我们也不会进入天国。”）。

除《圣经》外，荷尔德林的影响也值得注意。查氏接近或疏离人群、对未来的幻想、语言的雄辩特色，与荷尔德林的《徐佩里翁》极为相似。

本书的雄辩风格充分利用演讲技巧，通过使用第一和第二人称代词为个人和听者的关系做好铺垫，查氏用惊呼和指令引起听者的关注，借听者之口说出答案。还借用一切可能的重复手段，使论点深入人心。重复的不仅仅是个别字眼、句子成分，而且还有整个句子。重复是为读者制造强烈的心灵感应服务的。

为取悦听者，就须避免直来直去，故查氏演说中的比喻比比皆是。动物，特别是猛兽（狮、虎、豹、鹰乃生命力和渴望自由的象征）的作用尤著。以猴子讥消逢场作戏，骆驼比喻忍耐和麻木，孔雀嘲讽虚荣等。一直陪伴查氏的鹰代表独立，蛇代表智慧。形形色色的风景表现人的种种状态，比如漫游人登临绝顶，俯眺深谷，比喻正在向超人迈进的途程中随时会有坠落深渊的危险，然而这是对自我的超越。山和沙漠让人联想：人在此处可从各个方向大步向前迈进；海让人预感死亡和永恒，舟楫渡载漫游人超越深不可测的大海。查氏常常同词汇、成语和格言游戏，比如他在“屈服”这个词组上只添加一个字母（变为“向那个十字架屈服”）就辛辣地将基督教凌辱了一番。“论贞洁的知识”是影射有关圣母学说的教条的，《浮士德》下部里的“神秘合唱”，《哈姆雷特》的某些话语，康德著作的某些文段被篡改并讽刺模仿，用来反对“神圣的财富”。凡此种种风格手段一方面服务于“学说”，另一方面也服务于创造自由的否定游戏。

二〇〇六年四月三十日 于上海



尼采像 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作



尼采像(1882年)



瑙姆堡的炮兵尼采(1868年)





尼采和他的母亲弗兰希西尔(1889年)